



源於奧運 李漢源

亞廣聯泰國行

亞洲廣播聯盟(ABU)總部設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這當然是得到當地政府在經費上的支持才辦得到。每次舉行體育年會，通常是由主辦城市當地電視台負責該年會的費用，他們負責包括：交通、開會場地、膳食及當地觀光等節目的支出，而與會會員則負責自己的機票及酒店費用就行了。

運動員負責，政府認為由退役運動員去處理有關體育事務，必定會事半功倍。由合適的人去從事合適的工作，應當是最理想；反觀很多在我們身邊的事和物，總是會找一些不適合的人去做不適合的事，總是配對錯誤。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慳姑談用水

有天慳姑來訪，看到我正在洗擦黏在鐵鍋內的麥皮，便說：「這樣太費時間了，這鍋水對蔬菜來說，是最好的清潔劑，用來洗第一次蔬菜，這樣不只蔬菜乾淨，鐵鍋也乾淨了！」

因為少女時捱過4日供水一次之苦，她說那些日子，為了節省用水，男士還剃光頭，女士不敢留長髮，大家都少穿白色衣物，看準供水時間，她就跟所有屋邨居民一樣搶先準備好火水罐子，排在長龍隊子裏等候接水，碰上有人爭先恐後打尖，往往還出現戰爭一樣流血場面，她常勸年輕人有空看看網上「樓下門水喉」那部黑白粵語長片，就可想像到缺水的日子大家生活緊張到什麼程度。



■老少總動員，四日一桶水的日子如何過？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有誠意的港產片

疫情緩和，戲院終於重開，最想看的就是「港產片」《麥路人》，畢竟久違了。但看過內心很不舒服，太悲情了。這部電影在因為新冠疫情而無法舉行實體頒獎禮的第三十九屆電影金像獎中獲包括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晉導演等在內的9項提名，反映獲得同業認可，而在戲院重開時放映，票房表現也理想，至少首映票房就遠遠拋離同日的《花木蘭》。

多位「甘草」演員，包括張達明(飾口水祥)、鮑起靜(飾阿博母親)、苗可秀(飾嗜賭欠債的奶奶)等。各人因種種生活際遇而處於人生低谷，並在這裏從偶遇到相識、相惜和相聚。阿博雖然落魄，畢竟曾經風光，在對人一半放棄一半不甘的內心交織下，仍然不失樂於助人的善良本性，在這個小小弱勢群體中發揮領袖作用。



方寸不亂 方芳

一張記者證

基於過去一年多的「黑暴」事件中，每每發現有自稱記者的人混入人群中，涉嫌阻礙警方工作，甚至有「記者」襲擊警務人員。隨着網絡媒體和個人媒體的流行，記者的身份分辨就成為爭議話題。曾經有意見提出，仿效上世紀由政府新聞處統一發出記者證。

為了更明確及清晰，讓前線警員更有效及快捷地辨認記者，以便在不影響行動效率下，盡量配合傳媒工作及提供協助。警方修訂《警察通例》中「傳媒代表」的定義，即向政府新聞處登記的媒體才算是認可傳媒，合資格的傳媒代表才能進入警方封鎖區內採訪。非認可媒體仍可在封鎖線外採訪，但就不能參與警方或政府部門的記者會。



雪櫻

百家廊

今年的中秋節與國慶節是同一天，這一天也是爸爸去世的第九十四天。沒有爸爸的中秋節是不完整的，我愈加體會到思念的重量。

1912年9月25日，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寫道：「陰曆中秋也……見圓月寒光皎然，如故鄉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餅祀之否。」人到中年，我才體會到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切膚滋味。過中秋，就是過團圓，天上明月鑒照，一家老小圍坐，燈火明亮可親，佳餚水餃飄香，沿着窗邊氤氳出一團祥和就是團圓。而今，家中少了一人，我的心如漏了底，到哪裏去尋找團圓？

不由得想起小時候，中秋節最讓我饞嘴的就是學校食堂裏自己做的酥皮月餅，個大，皮薄，餡多。我成長在家屬大院，大院對過就是大學，學校食堂裏的師傅做菜手藝好，麵點也做得有模有樣。那個年代，憑飯票購買，買了大都是走親訪友送禮，很少自己捨得吃。爸爸下了班早去排隊，晚了怕買不上。酥皮月餅，手工製作，關鍵用的油也好，5個一斤，油紙包好，用一根細繩打成十字花，拎在手裏，才花4塊錢。爸爸買上兩提溜月餅，再選上幾樣點心，牛舌餅、雞蛋糕、大麻花等，連夜騎自行車十多公里給姥爺送去。我只能過過眼癮，有一次，放學回來看到桌上放着剛買來的月餅，我忍不住伸手一摸，熱乎乎呢，心裏大喜，便用手從紙包裝的一角搗出一小塊，趕忙抵進嘴裏嚼幾下，不禁偷着樂。我對中秋的最初記憶，就是包裹在月餅裏的甜味。



七嘴八舌 小臻

中國內地防疫戰打得非常漂亮，在其他歐美東南亞國家仍舊未能控制好疫情下，中國內地就一枝獨秀，在北京、重慶、上海、深圳等地基本上已回復正常，十一黃金週可以出遊了，大型活動例如时装周、影視節等都在謹慎中前行，給人一個世界這麼混濁，唯這邊風景獨好之感，中國人正處於最好的時代！很幸福！



讓思想放飛

許多國家的電影頒獎禮都採取隔空或線上頒獎，而今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近日在鄭州剛舉行完，難得在現場見到電影人齊聚，黃曉明、周冬雨、易烊千璽可以現場拿獎，特別開心。就在差不多時間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卻發出公告指，鑑於年內大部分時間全港戲院未能正常營業；本年度上映的電影大幅度延期，所以決定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順延至2022年舉行，同時2020年及2021年年度符合參選資格的電影，將於2022年首季合併進行投票及頒獎儀式。金像獎簡直是無片可評，真的不押後也不成。

羨慕內地影人已陸續復工，內地影人繼續向前行探索。他們在金雞百花電影節期間就有個中國科幻電影創作高峰論壇，看到與會專家寄語中國科幻電影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抓住新時代機遇，講好中國故事，創造科幻電影無限可能。國家電影局、中國科協已印發《關於促進科幻電影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將科幻電影打造成電影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新動能，推動中國由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並提出了對科幻電影創作生產、發行放映、特效技術、人才培養等加強扶持引導的十條政策措施，被稱為「科幻十條」。表明了他們對發展中國科幻片的野心和決心。

有學者認為科幻電影是凝聚着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科幻電影是現代科學技術與民族想像力、藝術創造相結合的產物，是衡量一個國家電影創作生產水平的標尺。科幻電影的價值更是中國傳播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平台。



讓思想放飛

雖然近年來，中國已湧現出一批優秀科幻作家和作品，但同西方電影世界比，中國科幻電影依然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五千年厚重文明，日新月異的發展，都為中國科幻創作者提供了養分、沃土、泉源。但是也帶着一些束縛，中國人要發展科幻片重要的是思想開放，中國式倫理觀念，嚴格遵守歷史記錄的原則多少是影響了我們的思想放飛、創作科幻題材的突破能力。很簡單的就看最近對迪士尼真人版電影《花木蘭》的批評聲音，就明白大家其實沒有足夠胸懷接受一些超脫的創作。



讓思想放飛

首先認同外國導演將故事背景的朝代搞錯，確是愚蠢錯誤，未能對故事作出充足研究。至於有人批評：「麻煩美國人不要染指我們中華文化，你根本不懂」；有人質疑「花木蘭什麼時候有超能力了？」與其說《花木蘭》是中國故事不如稱它為迪士尼公主的故事。《花木蘭》未能準確講述中國故事，你會感覺到內地的觀眾對科幻電影的要求仍然有很強的歷史觀念，科幻片是應該有更多天馬行空的空間，連花木蘭有超能力都接受不了，那怎樣拍科幻片？如何做到文化出海？要知道花木蘭給中國人自己拍到爛了，由西方導演角度來拍有什麼不好？筆者以實際行動去支持，看了這套電影，絕不是評論中的差，飾演花木蘭的劉亦菲也演得不差，很搏命，中國人認為敗筆在花木蘭家人生活在現在仍存在的土樓，同以往太不同，而西方人眼中土樓就是中國特有的古建築，所以將花木蘭的家安排在這裏。

中國上古神話故事，確實是很好的科幻片題材。若用科幻方式去表達中國神話，不脫離中式符號之餘融入西方科幻電影美學，就是輕易讓人接受的中國科幻電影。

不落地上課，專注做題和學習，就是怕辜負爸爸的心。那時候過中秋，爸爸能夠回家相聚就是我最大的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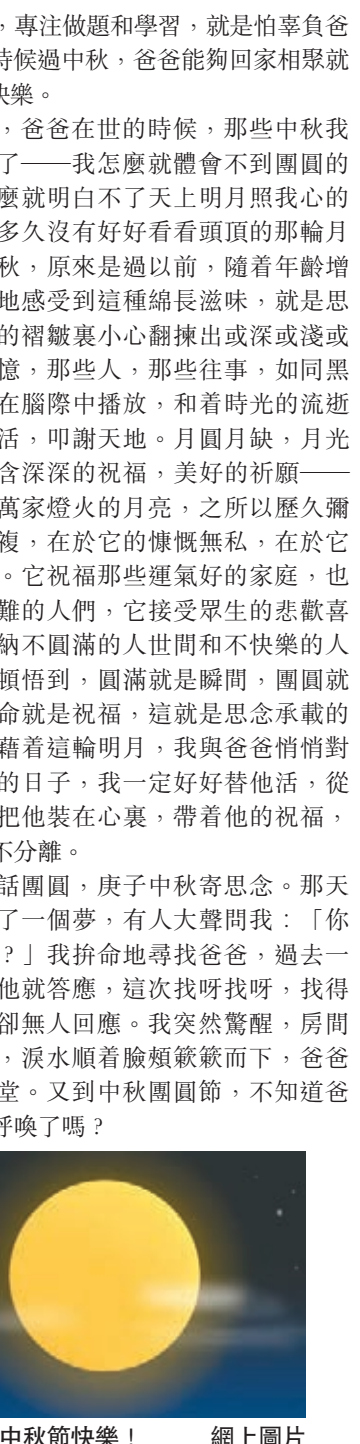


中秋月圓思念長

1995年，從廠裏下崗後，爸爸外出打工供我讀書。每回過節回來，他都在大觀園車站下來到車，只為給我買愛吃的蒿家扒雞和魯味齋豬蹄。我至今閉上眼睛都能回想起當時的場景，傍晚時分，我背着書包拖着疲憊的身體走回家，還沒上樓就聽到爸爸說話的聲音；於是三步並作兩步，進門後望見他那頭花白的頭髮和熟悉的笑容，又看到他那個風塵僕僕的黑色提兜。爸爸滿臉喜悅地招呼我說：「快放下書包吃飯，你愛吃的豬蹄，買回來還熱着。」我使勁嚙了口下口水，屋裏瀰漫着濃濃的香氣，昏黃的燈光下映照着爸爸細密的眼角紋，我不顧吃相一分為二大口嚼起來，邊吃邊和他說學習上的事，他一字一句的認真聽着，不住地叮囑：「要虛心學，好好上，想吃什麼就和你媽說，咱不難為。」媽媽沒有工作，家裏僅靠爸爸微薄收入，但他從來都是寵着我。記得剛升入中學我被分到好班，學校首次開設電腦課，讓交2,000塊錢，那時候一說到電腦，同學們都兩眼放光，躍躍欲試。媽媽去開家長會，回來給他打去電話，爸爸斬釘截鐵地說：「別人上咱就上，多錢都得交！」媽媽死活不同意，心疼花錢多，畢竟還得過日子，後來又找老師溝通。爸爸知道後很生氣，專程趕回來一趟送錢，他語重心長地說：「孩子分到好班不容易，別讓她為這件事將來後悔，錢的事我來想辦法。」最後截止的那一天，我交上了電腦班的學費，很多同學進入好班後後徒生優越感，上電腦課時經常背着老師玩遊戲，甚至逃課相約出去蹦迪，我一節

班中除了幾個中國人之外，戴口罩的只有一個外國人，機上的工作人員穿着亦與平常一樣。而抵達悉尼，像打仗一般地取了行李，坐了高價的出租車轉到國際航站樓，到了中國航空公司值機窗口，就被結結實實地嚇了一跳，彷彿進入了科幻電影：排了長龍的乘客密密麻地戴着口罩擠在一起，工作人員都穿着密不透風的防護服，恍惚間，便覺得自己穿越時空成了戲中的演員。這種感覺一直延續到了登上飛機。

夜裏的機艙更是令人恍惚，在機艙裏來回穿梭的乘務人員都穿着白色的防護服，聽得見聲音，看不見面目，發放的食物亦和平常不同，僅是一大包用塑料袋裝好的餅乾和飲料。9個多小時的航程，大部分的乘客都悄無聲息地坐在座位上，不動，不吃，不喝。彷彿大家不是在回家，而是要去執行一項國際任務……當飛機穿過凌晨的星空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仍舊像在做夢一般，恍惚至今。（澳洲漫遊記之三十六）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網上圖片

恍惚回家路

在乘機前3天內進行核酸檢測，拿到陰性的核酸檢測結果才能乘機回國。於是後來又開始每天都在精心地計算預約醫生出具檢測證明時間，計算預約到醫院檢測的時間，計算將檢測證明上傳到領事館領取核碼碼的時間，唯恐哪一步出錯，又將再一次面臨無法回家的失望。另一面，仍舊是提心吊膽地，每一次電話鈴響起的時候都是心頭一緊，擔心是航空公司打來通知航班取消……一個多月便如此提着心吊着膽地過去了，終於等到了啟程的那一天。

珀斯仍舊是沒有直飛中國的航班，只能到悉尼去轉機。那是我第一次乘坐澳洲國內的航班，大抵也是這趟旅程中最輕鬆的一段。女兒自然是捨不得我的，送了我到機場，又幫我在自助機上託運了行李，見時間尚早，又陪我一起過了安檢，進候機室裏陪我坐了半天，才在與我擁抱又擁抱之後離開機場回學校去了。

澳洲人大多是比較隨性的，從珀斯飛往悉尼的航

